

從「月泉這個人」說起

姚榮銓口述 姚姚筆錄



自由談

我耳聞上海評彈八月上旬來香港演出，初定的節目是「蔣月泉的蔣調流派專場」和新中篇評彈《林徽因》等。

我猶記得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江浙滬兩省一市在上海文藝會堂舉行了一系列「蔣調」創始人蔣月泉從事藝術生活五十年的紀念活動，當晚《新民晚報》文化新聞版頭條發了《一曲百唱說「蔣調」》，是我對蔣先生的專訪。言猶未盡，我還約了他的知己、人稱「巧嘴」的姚隆梅撰寫一文，品評《月泉這個人》。

姚老年長蔣氏十歲左右，當時年屆耄耋，只有他才知道月泉先師張雲亭學說《玉蜻蜓》，雲亭說他一流，故有人即讚其為「翡翠玉蜻蜓」，但唱功平常遠遠比不上張雲亭胞兄的高足周玉泉。月泉甘願「跌輩分」再跟同一輩分的周氏去進修唱功，而且克服玉泉的「自由主義」，即有時唱得認真、有時唱得馬虎之弊病，又汲取京戲名角楊寶森韻味，乃至借鑒西洋流行歌手平克勞斯貝，從而創新出了自成一格的「蔣調」。姚隆梅借用「普通話規範化了漢語」，高度評價月泉這個人對於蘇州彈詞唱調的「規範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儘管評彈唱調流派紛呈，但是欲真正入門非要先學好蔣調，夯實基礎才

行。

蔣月泉在解放前在電台上唱紅了《離恨天》、《戰長沙》開篇，幾乎人人會哼幾聲「蔣調」。解放後他從香港回滬同「七煞檔」一起參加了上海人民評彈團，參與排演反映現實的新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他認為用《離》還是《戰》的調頭的情緒和節奏，總覺得不倫不類，結果又創新出了「快蔣調」。晚年他嗓音不濟，又從局限中創新腔，但對弟子秦建國等提醒，要明白根據自己的嗓音去唱，還特別叮囑「我不是傳一匹布給你，而是傳一台織布機給你啊。」他從藝評彈五十年，追求完美，與時俱進，確實是一以貫之。

他們此次演出，我不在港，無緣去聆聽「蔣調專場」了，再得知《林徽因》的編書人竇福龍也會一起來，更覺遺憾。因為我倆不僅是老相識，而且是知根知底的莫逆之交。他與陳靈犀一樣，入評彈這一行相當晚，但是，屬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金陵十二釵》、《四大美人》，不僅「出書」，還催促「出人」。如同當年的顧錫東編了一部《五女拜壽》，成就了浙江越劇「小百花」的新生代茁壯成長。幾天前，福龍發來微信，他的評彈作品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了，名曰《心寄弦情》，並將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首發式，真是可喜可賀。

開卷有益

鄧儀



人與事

無論科技發展到什麼程度，總有人喜歡黑膠唱片，總有人覺得手寫的情書比朋友圈式表白更令人心動。時代再發展，總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裏。當然，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美好與局限。在我心中，讀書就應該是「捧着一本書在手裏」的感覺。紙質書的存在是無法代替。

我算不上愛書如狂的人，只是從童年養成的習慣，喜歡睡覺前躺在床上看書，有時只是隨便翻翻，就覺得心靜。看紙質書時，更加身臨故事內容的感覺，細水長流，慢慢看。紙質書厚度使我對全書的篇幅、大致結構有一個無意識的了解。在翻閱的過程中，基於厚度的位置感很容易建立起先後次序，在往回翻、跳讀、梳理框架、理論邏輯、寫作思路的時候極其重要。

我喜歡翻書的聲音，喜歡紙墨的香味，厚厚的一本書被慢慢看完覺得甚是滿足。那種每翻一頁，和書產生的關聯，只有紙質書可以做到。因為閱讀留下的摺痕、斑駁、卷頁都是和書的一種交互與黏連，從那些痕跡裏又能回想起那時因為哪一句話產生的

困惑與狂喜，電子書很少有那麼深的觸動。

如今大家的空間太緊湊生活太忙碌了，電子書確實更加便攜、海量、可供挑選性大，只是我很難沉下心去閱讀，被打擾的事太多。對我而言，紙質書是有生命的，它會跟着風呼吸，隨着時間泛黃，印下指尖的紋路和思想的筆記。我總覺得紙質書可以保存自己讀這本書的時光，比如當時吃了餅乾，餅乾屑掉到書裏，比如秋天從路邊撿來的楓葉順手夾在書裏，比如突然感同身受地大哭出來，淚水滴在書上，比如手邊沒有書籤隨便夾進去超市購物的收據，比如在扉頁寫過的購書日期和地址，還有小時候用醜醜的字寫下批註和感想……《查令十字街84號》有一句話正是我的心聲：「我喜歡扉頁上有題籤、頁邊寫滿註記的舊書；我愛極了那種與心有靈犀的前人冥冥共讀，時而戚戚於胸、時而耳提命面的感覺。」等到什麼時候再打開，感覺和那個時候的自己見了面。

看紙質書的人還有很多，他們可能和我一樣，離不開那些讀過的書。一卷在手，沉甸甸的真實感，是知識的分量。



如是見

我對於潮汕的印象，多數源自兒時與母親一起煲劇的記憶，尤其是亞視一九九七年的電視劇《我來自潮州》，劇中的兄弟情、鄰里情，讓我羨慕和憧憬不已。一句「我哋係家己郎（我們是自己人）」，他們的奮鬥史充滿正能量，也印證了香港的發展。潮汕人低調務實、刻苦耐勞、重情義的品格自此深入我心。當然，他們也非常善於經營。一位潮州好友的爸爸曾說：「潮汕人之所以成功，人人不偷懶，都會做生意，基本什麼都能變成一門生意。」這是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去汕頭時，他指着成行成市的「汕頭牛肉火鍋」驕傲地說道。其實，讓潮汕人引以為傲的不僅是美食，還有那裏的最高學府——汕頭大學。

七月初因為參加表妹的大學畢業禮，我再來到汕頭，有緣走進汕大。古樸灰色的校門，石板牆砌出弧形，牆上交錯的小石洞，會在幽暗的夜晚靜靜地發出光芒，在門外一窺校內景色，開放中又蘊含着神秘氣質。不遠處就是汕大校園的地標——真理鐘，一道簡單的金屬弧，連接着一個中國式的吊鐘，和一座石樓。柔和的金屬弧形靈感來自書法的筆觸，與支撐着它的筆直石樓相比，構成對立的平衡——分析性和直覺性，數學和藝術，陰和陽，代表着理性與感性的思維方式相輔相成。石樓特別地嵌入燈光，一到晚上猶如校園的燈塔。

真理鐘的設計者為美籍華人建築師林璽。或許不少人知道她的姑母是民國才女林徽因。而我第一次聽說她的名字是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其設計師Maya Lin正是林璽。相信遊歷過那裏的人無不被震撼，它是如此的與眾不同。林璽作品幾乎涵蓋了當代美國和國際社會所有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戰爭與和平、種族與女性的平權、土著問題、環境保護、全球氣候變化及物種消失。建築背後的倫理和價值觀，是其能打動人類靈魂的核心力量。

走進校園，我越發現汕大的建築真是亮點多多。汕大圖書館被譽為「亞洲最美圖書館」，館外有一池清澈的活水，周圍大片的綠地令人舒心愜意。水池中的「大小人」雕塑甚有深意，值得駐足細品。這個名為《建立自我，追求無我》（Looking up, Looking down）的雕塑，

是由英國藝術家Zadok Ben-David創作的，其形態是一個由無數小人構成的大人與一個小人在對話。表妹介紹，「建立自我，追求無我」是李嘉誠先生的座右銘，也是他曾在汕大的一次演講提及。從此，這句話也成為汕大人的情懷之一，激勵着學子在追求知識真理的過程中建立自我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並且在不斷前行的路上超越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還記得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汕大海洋划艇隊的四名九〇後女孩組成「Kung Fu Cha Cha」隊參與橫濱大西洋挑戰賽，她們歷時三十四天完成三千里挑戰賽，打破四項世界紀錄。當時李嘉誠先生特意拍了一輯視頻鼓勵「Kung Fu Cha Cha」隊，還用衛星電話為隊員們加油。兩代「九

走進汕頭大學

親近青銅

李丹崖

錄，我們怎麼還能窺見遠古時期的吉光片羽？

青銅器記錄着華夏文明遙遠的禮樂春秋。從隨州出土的眾多編鐘來看，那時候的禮樂，儀式感多重呀，不像現在，一個調音台，一台編輯機，各種樂器都能給你調出來。在古代，樂隊才真叫樂隊，是需要一個儀仗的，絕非一人可以完成。他們身穿錦衣華服，在王的盛宴上，在王公貴族的庭院裏，層疊排開，繼而，鐘磬鏗鏘，洋洋盈耳，美妙得讓人的靈魂都出了竅。

在南京博物院，青銅器展廳，我望着每一件青銅帶鉤發呆，那感覺，像是在與歷史深處的一位老人凝望對視。我看過博物館裏的許多人，沒有哪個人在是青銅器面前一望而過的，都是慢下腳步，望着，注目着，深思着，然後，若有所悟地離開。他們的心裏，一定是裝着一件沉甸甸的青銅的。這種沉甸甸，將化作他日後思想上銅一樣的光亮。

青銅何其低調。它們從不叫囂，從不張揚，但是，它們擺在那裏，就是國之重器，就是



文化什錦

山西青銅博物館於七月二十七日正式開館，並展出兩千多件文物。這對於愛好文博事業的人士，無疑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千百年來，青銅作為尊貴的象征，已經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流淌着不凡的光彩，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成為了中華文明在文物佐證的重要板塊之一。幽幽銅綠，難掩其光輝，一朝揭開它們的蓋頭，猶如待字閨中終於要出嫁的女子。

而後，它們就要嫁給萬千期待的目光。青銅乃寓意吉祥的金屬，被譽為「吉金」，在商周時期，祭祀不可或缺的是青銅器，二〇一八年四月，在海外輾轉多年的青銅器虎螭終於「歸來」，它就是西周時期的祭祀用青銅器，在火燒圓明園的時候被掠奪，漂泊一百五十餘年才回到故鄉。我看到那些虎螭歸國的文博人的眼睛，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摩挲着這樣一件青銅器具，彷彿西周時期的歷史時空轉移到了當下，如果沒有青銅器，沒有科技的記



藝加之言

未曾遊歷荷蘭之前，倫勃朗和維米爾所生活的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僅是存在於書本、視頻並結合個人想像的一個概念。只有當雙腳真正踏上「鬱金香之國」，方能對四個世紀前那個全球鼎盛的荷蘭有少許切身的體會。

在了解「荷蘭黃金時代」之前，「鬱金香之國」應是更耳熟能詳的綽號。凌晨抵達阿姆斯特丹，疲憊不堪的我剛邁進酒店房間，便發現牆上印着十七世紀手繪的各類鬱金香花苞和花朵的圖飾。那份終於身臨其境的喜悅撲面而來。待到機場候機離境，免稅店有一個單獨的貨架售賣五顏六色的鬱金香種子。在那一瞬間，思緒突然把我拽進《情迷鬱金香》（Tulip Fever）電影橋段中，無數夢想着一夜暴富的投機者在拍賣會上為了一包罕見的鬱金香種子而傾家蕩產的片段。曾幾何時，這裏的鬱金香乃是十七世紀荷蘭最大的經濟泡沫，價格勝過黃金甚至可抵房產；如今它們是人們旅途中隨手可得的荷蘭特色紀念品。物是人非，不過如此吧。

除了鬱金香之外，「荷蘭黃金時代」別具影響力的招牌就應該是「外鄉人」倫勃朗了。生於萊頓的他不到而立之年來到阿姆斯特丹發展，從名利雙收的畫壇霸主，到經歷市場形勢惡化與客戶審美趨勢的改變，最終落得個傾家蕩產、死無葬身之地的孤寡老人，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過嘗人間悲歡離合。而他曾居住十九年，後因破產被迫賣掉的舊居，如今已被政府回購作為其故居博物館。雖然屋中陳列的物件和藏品並不百分之百屬於倫勃朗的曾用品，但室內所有傢具物品均按照其生活時的擺放位置進行陳列，這棟舊居也因此成為了渴望感受大師生前生活氣息的藝術愛好者必到之處，我也不例外。

「1639-1658」，在倫勃朗故居門口正上方的石刻門牌赫然記錄着大師在此居住的年份。距今三百八十年前，倫勃朗在其職業生涯的鼎盛時期買下了這棟價格不菲的四層豪宅。他的愛妻薩斯亞在此誕下三子，其中兩個夭折，唯有兒子泰特斯長大成人；夫人在兒子誕生不久便於一六



倫勃朗故居博物館的畫室

作者供圖

四二年撒手人寰，而倫勃朗的傳世之作《夜巡》竟在妻子去世數月後完成於這棟宅邸；生活在此的十九年，他有着老師、畫家、版畫家、收藏家等多重身份，並在此完成了如蝕刻版畫代表作《三棵樹》、《三個十字架》等。三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這座豪宅無疑已經成為倫勃朗藝術生涯由鼎盛到衰敗的見證。

自邁進大門的那一刻起，在倫勃朗的故居「作客」的每一分鐘，都給我一種穿越到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錯覺。參觀這棟宅邸的重中之重自然是大師妙筆生輝、點石成金的畫室。但令我頗感意外的是，倫勃朗在自己的豪宅中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工作室——書房、蝕刻板畫工作室和大小兩間畫室。這些安排客觀反映出倫勃朗對自己的工作環境有着清晰有序的功能劃分。

十七世紀荷蘭住宅都採用上下雙層窗戶，畫家們為了避免清晨光線充足進而影響創作時色彩的準確度，大都會合上下面一層窗戶而保留上面一層用作採光，自然的日光只能從四十五度角斜射進屋。根據倫勃朗最大的畫室布局我可以斷言，維米爾的經典畫面構圖和光線角度並非是其獨一無二的創造，而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家們工作室的普遍配置。維米爾只不過以獨特的視角抓住了被旁人忽略的光線，輔以暗箱技法和「慢工出細活」的質地處理，達到了他所追求的逼真效果。

若非身臨其境站在倫勃朗畫室的窗邊（故居博物館的窗戶玻璃大都還是倫勃朗



▲山西青銅博物館日前開幕，並展出珍貴文物 新華社圖片

文博陣營裏，一件硬邦邦、響當當的「硬核」。青銅，在一定程度上，象徵着威儀，象徵着權貴，也象徵着古人範鑄技藝的精湛。摩挲着一件青銅器，可以想像出先輩的匠人們，赤膊鑄造模具，熊熊的烈火燒融了銅水，從模具上慢慢灌入，冷卻後，一隻銅鼎就這樣造出來了。人們用它來盛物、煮肉，甚至做成了火鍋。

從衣食住行出發，銅的用途越來越廣泛，鑄銅的技藝也越來越精湛。所以，歷經數千年，一代又一代人故去，身體都與土地融為一體，唯有青銅還在，容顏不改地記錄一段光陰裏最精彩最妙的神話。因此，親近青銅，能讓我們更加近距離感知一段時光，近一些，再近一些。

「荷蘭黃金時代」的縮影——觀倫勃朗故居博物館有感

王加

居住時的原貌，因純手工製造所以玻璃不平整有波紋），你根本無法真正理解維米爾筆下的「窗前靜謐」從何而來。同樣，當我邁進倫勃朗家的廚房，眼前的場景讓我不自覺會心一笑：若你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阿姆斯特丹街頭找一位本地中年婦女，換上十七世紀的服飾站在廚房窗邊倒牛奶，活脫就是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因為室內陳設跟那幅掛在荷蘭國立博物館的名作高度相似。

儘管倫勃朗和維米爾毫無疑問是「荷蘭黃金時代」奪目的明星，但得益於經濟和貿易的發達以及百姓對藝術的廣泛需求，十七世紀的荷蘭整體繪畫水準均處於極高的層面，堪稱罕見的「百花齊放」。荷蘭人對風俗畫的偏愛、對靜物花卉的擅長、凸顯了當時藝術市場供求雙方對百姓日常生活情境的關注。置身於倫勃朗的故居，那些讀過的文章和查過的資料在那一刻都順理成章了。

得益於海運和貿易的發達，十七世紀荷蘭阿姆斯特丹可以被看作當時「全歐最大超市」，只要有錢，沒有買不到的貨。由於肖像畫收益頗豐，於職業生涯巔峰期遷居至此的倫勃朗揮金似土，大肆購買任何他鍾意的稀有物品，既是繪畫素材亦作私人收藏。

他的藏品陳列室和畫室同處一層，倫勃朗的收藏遠不局限於繪畫，金盃銀鍍、兵刃皮革、動物標本、大理石雕塑等均有秩序地擺放在此。若他在畫室創作時需要對某些物品或材質進行參照時，他會穿過走廊到藏品室尋找他需要的參照物。在他的畫室工作台上，堆放着各類可以被磨製成顏料、產自世界各地的珍貴石材；他印刷蝕刻板畫所用的紙有一部分則是遠渡重洋而來的日本紙。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從倫勃朗優越的生活環境和繪製完成一件作品所需原材料的高昂成本中，感受到十七世紀的荷蘭緣何被稱為「黃金時代」。試想，如果倫勃朗沒有經歷破產，我們如今走進他的故居，所目睹的會不會是令人瞠目結舌的璀璨奪目？時至今日，雖物是人非，但這棟豪宅本身就是「荷蘭黃金時代」的縮影。

○後」的人生歷練，正是傳承着這八字箴言。

走出汕大，我突然想起大學常被喻為「象牙塔」，遠離塵囂，甚至脫離現實。其實那才是大學該有的樣子，大學之道在於知性和德性的追求，不應過早世俗和急功近利。畢竟社會路漫漫，大學時光僅四年。



▲汕頭大學的真理鐘

作者供圖